

老槐树下的故事

■乔秀清



王一放绘

的下落。

奶奶说：“不知道。”

汉奸把奶奶推倒在地，两个鬼子一个用枪砸她，一个用脚踢她。这时，附近传来一阵枪声，敌人才匆匆离开。

炎炎夏日，我见奶奶讲故事口干舌燥，便提上家里那把锡壶，拴上麻绳，到村东头的古井边，往壶里装满清凉的井水，倒进碗里端给奶奶喝。

奶奶喝了几口井水，对我和小伙伴们说：“我再给你们讲讲鬼子大‘扫荡’的情况。”那次，鬼子不少人马来势汹汹进了我们村，挨门挨户地搜查共产党员、村干部和青年抗日先锋队成员。因汉奸告密，鬼子包围了村支书家，并且找到了地道口。村支书就藏在地道里。后来，鬼子弄来一堆柴火，放在地道口。烈火熊熊，浓烟滚滚，藏在地道里的村支书活活被熏死了。“据说，县城里的抗日烈士纪念碑上刻着他的名字。他的学名叫什么，俺不知道，俺只记得他的乳名。”奶奶说。

滹沱河边刮来的风，吹得槐树叶子沙沙响。“好舒服！”奶奶不禁感叹。紧接着，她又开始讲我爹脱险的故事。

奶奶说：“那个夏天，你外公出事了。他担任谷家左村的维持会会长，日本鬼子察觉他暗地里为共产党办事，就将其扔进了猪圈里，企图用土坯将他砸死。鬼子撤离后，气息奄奄的他被乡亲们

们救了出来。几天后，你爹悄悄去谷家左村看他。没料到，遇上了进村的鬼子。他蹲在地上，假装磨剪子。一个日本兵伏在他后背，哇啦哇啦地说了几句听不懂的话。你爹猛劲将那日本兵从头上甩了出去，撒腿就跑。路上，他远远望见咱们村火光冲天，断定是鬼子进村了。他琢磨这会儿回家不安全，便在野地里的一个瓜棚待了一夜。天刚亮，你爹醒了，听见几声马叫。原来，一群鬼子正在附近吃早饭，几匹马在吃草。你爹撒开腿，拼命地跑，幸运地在鬼子眼皮底下逃走了。”

多年后，爹领着我扒开屋里墙壁上的两块砖，从墙里取出一个包裹，对我说里面的东西要上交。那包裹里竟藏着一把匕首和一颗手榴弹。爹说，这是当年组织发给他的自卫武器。我望着那把匕首和那颗手榴弹，不禁在脑海中想象起父亲打鬼子时威武的模样。

又一天，雨后初晴，老槐树下落了一地淡黄色的槐花。奶奶让我用扫帚扫出一片干净的地方。她又坐在蒲团上一边纺线，一边给我讲故事。

我问奶奶：“你见过县游击大队大队长王东沧吗？他是一位抗日英雄。”奶奶说：“俺没见过王东沧大队长，但听你爹讲过他的故事。1944年正月，王东沧带领40多名游击队员，抢渡滹沱河，向南突围。因河面较宽，河水流着浮冰，渡河非

常困难。一位老乡跳上冰块，去河对岸弄来一条小船。队员们交替乘船到达滹沱河南岸抗击敌人。在王东沧的指挥下，县游击大队的指战员多次击退敌人。天黑突围时，王东沧等9名指战员光荣牺牲。”

奶奶给纺车上添了一缕棉絮，摇着纺车接着说：“我见过县游击大队政委张根生，个子高高的，人很精神。以前在咱村隐蔽过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他走上领导岗位，还抽空来咱们村看望保护过他的老百姓……”

奶奶的话，让我想起大雨滂沱的一天，我家院子的地面塌陷了一个大坑。我问奶奶咋回事，奶奶对我说，这是当年你爹和你娘挖的地道。敌人进村“扫荡”，青抗先、妇救会的同志们，都在咱家的地道里藏过。

孩童时的我，听奶奶讲了一个个血泪故事，从骨子里恨透了鬼子。18岁那年，我怀着保卫祖国和人民的强烈愿望，光荣参军入伍。离开家乡那天，天空飘着雪花，母亲送我到村口。这位在抗战时期把一批批青年送往前线的妇救会主任，送自己的儿子参军时，却站在村口久久不肯离去。爹骑自行车载着我，赶了40里路才到达新兵集结地。我曾写下这样一首小诗《那一刻，父亲呜呜哭了》：

我站在县城的道路旁/送父亲踏上归途/平原的风托住了欲坠的夕阳/也吹开了我心灵的窗户。

爹，天就要黑了/回吧，还要走几十里路/放心吧，到部队，儿一定好好干/不给爹丢脸，行不。

那一刻，爹呜呜哭了/当年铁骨铮铮的青抗先主任/为何泪湿黄昏，如此动容/是激动，是喜悦/还是难分难舍/我至今也说不清楚。

在军营里，我经常在梦中听到父母的叮咛和家乡滹沱河的浪涛声，看到冀中平原燃烧的抗日烽火。近几年，我回家乡探亲，和几位朋友来到了县游击大队大队长王东沧牺牲的地方，瞻仰了王东沧烈士之墓。我和县游击大队政委张根生的儿子张志奇多次会面，一起回顾我们先辈在战争年代度过的艰苦岁月，心情久久不能平静。

如今，抗战胜利已经80年，奶奶和爹娘都离开了人世，我家门前那棵老槐树也不见了。老槐树下的故事，却深深留在我的记忆里……



两代之间

我的父亲是一名直升机飞行员。在我的记忆中，父亲总是穿着帅气的飞行服，身姿挺拔，眼神中透露着果敢与坚毅。他的军旅生活和祖国的蓝天紧密相连，就连我取的名字里，也有一个“天”字。

从小到大，我和父亲聚少离多。每当看到别的孩子在父亲陪伴下嬉笑玩耍，我的心中难免会泛起失落。我不理解，为什么父亲总是那么忙碌？为什么他的世界里只有工作？

2023年，我考上了军校。去军校报到前，父亲还在外地。为了不给我留下遗憾，他请假连夜坐了好几个小时火车赶回家。他没有太多言语，只是默默地帮我收拾行李，细心地把行李箱拉杆调到我顺手的高度，还把晕车药和保温杯塞到我的手里。分别时，看着父亲鬓角的白发，我的鼻子有点发酸。父亲用力拍了我的肩膀，眼神柔软得一点也不像那个总严肃地对我说“要坚强”的军人。

军校的学习和生活紧张而忙碌。有段时间，我遇到了困难，心情有些失落，被父亲从言谈间捕捉到了。几天后，我收到一个包裹。打开一看，是一架直升机模型。一个个“部件”都是父亲亲手做好粘上去的，看起来非常精致。我很难想象，父亲平时工作忙碌，他是如何利用为数不多的休息时间，加班加点为我将模型赶出来。包裹里还有一张卡片，上面是父亲的笔迹：“军人就要百折不弯，勇往直前！”那一刻，我理解了父亲，理解了他沉默的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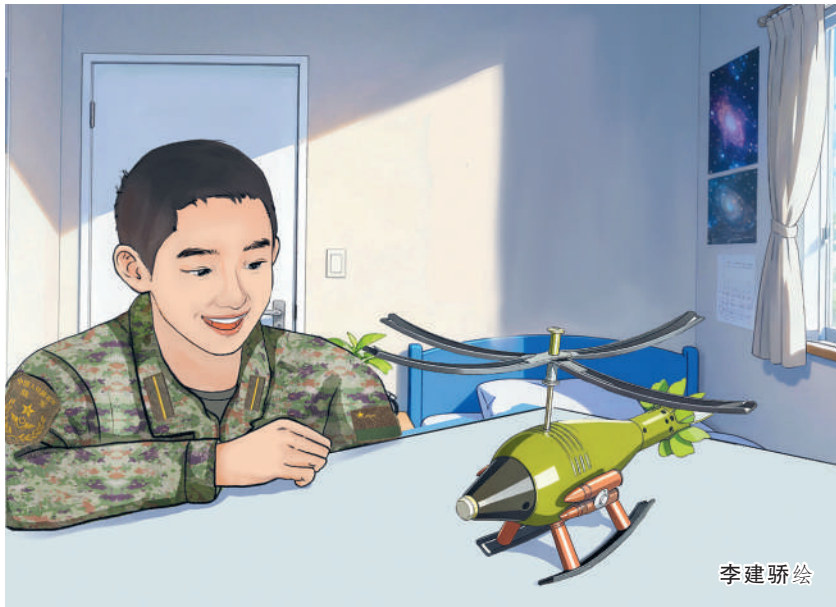
几个月前，当我得知父亲要参加阅兵集训时，内心感到非常自豪。我与父亲的联系更少了，但心似乎比从前更近。9月3日上午，当电视屏幕中出现空中护旗梯队经过天安门上空的画面时，我的目光被牢牢吸引。它们

父亲的天空

■胡天戈

如同雄鹰一般，在湛蓝的天空划出壮丽的轨迹。我想，这其中一定有父亲驾驶的直升机。那一刻，我仿佛能透过屏幕，感受到父亲内心的澎湃，那是为祖国而战、为荣誉而飞的壮志豪情。

阅兵结束后，我收到了父亲发来的报平安消息。我默默走到窗前，抬头仰望天空。广阔湛蓝的天空上，不只有云朵和飞鸟，还有父亲驾驶战机划过的痕迹。那是属于他的勋章，也是刻在我心里，关于勇气和守护的印记。



李建骅绘

家庭秀

捧起金灿灿的奖章
仿佛捧起最美的承诺
你眼中扬起的笑
是我心头最暖的光
无需言语丈量思念有多长
当你的目光与我相遇
所有默默的守护啊
都朝着你——
爱的方向

陈 玮配文

定格

近日，第80集团军某旅下士李懿执行任务归来，荣立个人三等功。图为李懿与家人分享喜悦。

晨晔沙摄



说句心里话

见证一段幸福旅程

■孔昭凤

那天，摄影师说，他从业数年，头一回见爷爷奶奶跟着新人“旅拍”。新娘文文是我丈夫兄长的孙女。我比她年长30岁，按照辈分，成了她的小奶奶。新郎汉权之前在驻云南某部服役。2021年，他靠着过硬的军事素质，被某军校选调为军事助教。此后，与在同一单位工作的文文相识、相恋。

汉权家境普通。与文文相识时，他便表示自己的婚姻大事不会让父母操心，有多大能力就办多大事。两人互生爱慕之际，有人要给文文介绍一个家庭条件更好的男子，令文文父母非常心动。

文文与父母产生了分歧。僵持在家里，文文的父母来我家寻求调解。在家里有一定权威的丈夫，立场坚定地支持文文和汉权。他对文文的父母说：“对待孩子们的婚恋，我们不能光看物质条件。文文是个有理想、有追求的女孩子，她能够选择汉权，一定有她的理由。正因为有千千万万军人奉献牺牲、保家卫国，老百姓才可以安居乐业。别忘了，我和儿子也是军人。”那天，我们与文文父母仔细分析了汉权的性格、人品，夫妇俩初步认可了汉权。

历经两年恋爱，文文与汉权在今年夏天喜结良缘。

军人自有军人的浪漫。领证后，汉权提出带文文回从前服役的云南，旅拍一组婚纱照，并邀请我和丈夫一同见证他们的幸福。

最初受邀时，我虽是满心感动，思考后还是婉拒了。我个人很愿意跟随

年轻人的步伐诗意浪漫一回，只是担心丈夫不愿追赶“潮流”。没想到，丈夫和儿子态度比我还积极。丈夫说：“旅拍好，让山海见证幸福，这是孩子们婚姻幸福的开端。咱们可以一同前往，把数十年恩爱婚姻的‘宝典’传授给他们。”儿子则为我们预订了往返机票。他说，我自己身为军人，也要为这段提升军人家庭幸福指数的旅程，出一份力。

不久，我们的旅程开启了。一路上，我们和文文都被汉权细心地关照着。上山采菌子时，汉权拿着镰刀走在前方为我们砍荆棘，清扫枝杈间的蜘蛛网，开辟相对安全的路；去湿地拍水中倒影时，他总是先我们一步“探险”，确认安全后，再细心地用石头为我们搭建一个“安全岛”，方便踩上去拍照；去草甸时，他为我们事先备好防雨鞋套，还提前准备好马扎，以备我们途中小憩……每次出行，装备、食品都由他一人背负，执意以“我是特种兵，有用不完的力气”为由，拒绝我们分担。一个个温暖的细节，都让我们心底非常踏实。

“旅拍”接近尾声时，我也设计了一个场景：我左手拿着鲜花，献给这对新人，右手托住他们的手，以军嫂和兵妈妈的名义，祝愿这个新组建的军人家庭幸福美满。



家人

那天，结束训练，上等兵欧阳永鹏回到中队，文书递给他一个沉甸甸的纸箱，寄件地址是欧阳永鹏的家乡湖南永州。拆开包装，一股微苦的茶香扑面而来。

包裹里装着两罐茶叶。茶叶罐下，是一个竹编食盒，里面整整齐齐地码放着十几个青翠油亮的艾粿。艾粿特有的草木清香和苦茶清冽的香气，将欧阳永鹏瞬间拽回了遥远的潇水河畔。

在欧阳永鹏的记忆里，父亲总会在清明前后带他去家乡的老茶山。云雾缭绕的山坡上，一垄垄茶树像绿色的阶梯。父亲用粗糙的大手摘下一片嫩芽，说：“永鹏，你看，这顶着白毫的，才是苦茶的上品。”山风掠过茶垅沙沙作响，父亲低沉的声音夹杂在风里：“这茶啊，入口苦，劲却足，喝下去回甘长。做人做事也一样，不要怕苦，苦里才能熬出真本事。”

父亲寄来的艾粿，馅料是永州特色的花生芝麻糖碎，还掺了些腊肉丁、咸甜交织，别有风味。母亲的手艺向来好，把艾草汁揉进糯米粉里，蒸出翡翠般的色泽，软糯却不粘牙。欧阳永鹏小时候捏艾粿，不是露出馅料就是形状歪扭。父亲笑着说：“捏艾粿要沉住气，跟制茶一样，火候、力道，差一点都不行。”

“不要怕苦，苦里才能熬出真本事。”父亲朴素的叮嘱，像一颗种子，种在了欧阳永鹏的心里。那年夏天，潇水暴涨，家园危殆。一队身着橄榄绿的军人及时赶到，扛沙袋、堵决口，泥浆沾满了全身，眼神却像淬火的钢铁般坚毅。看着他们逆

苦茶回甘

■熊凯奇

流而上的背影，欧阳永鹏第一次明白了父亲口中的“苦”与“本事”意味着什么。

去年3月，春寒料峭之时，欧阳永鹏参军入伍。临行前，父亲默默泡了两杯苦茶：“你走的时候，带上一盒苦茶，想家的时候，自己泡一杯。”他顿了顿，茶水的热气模糊了他的双眼，“记住我的话，当兵要能吃苦。苦过了，回甘才甜，本事才扎实。”欧阳永鹏啜了一口茶，是那熟悉的、直抵舌根的苦涩，随即一股绵长的甘醇在喉间弥漫开，如同父亲深沉的目光。

入伍后，训练累了，欧阳永鹏就会想起父亲的话。他鼓励自己咬牙坚持，当作对父亲所说的“苦茶品质”的淬炼。

